



6.

返日歸鄉

鄉原古統自臺返日之後，於1937年所完成的〈春之庭〉、〈夏之庭〉兩曲屏風。根據其子鄉原真琴書寫一則有關這兩件作品的創作記述如下：「1936年3月，鄉原古統從臺灣移居回到日本福岡北部舅父（養伯父）家，鄉原古統很快開始屏風繪製的工作，從春天初綻的花草樹木開始寫生，……在庭園附近伯父伯母眼前畫著屏風，兩位老人家非常的開心。夏天時鄉原古統再畫一景，總共完成〈春之庭〉、〈夏之庭〉兩件屏風。從臺灣回到日本，鄉原古統度過心身藝都充實的新的一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鄉原古統晚年時期攝於居家附近賞雪情景。

【左頁圖】

鄉原古統，〈神戶風景〉（局部），膠彩、絹，195×55cm，1938，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全圖見P.108左圖）

漫漫歸鄉路

鄉原古統因為受到家鄉親人頻頻召喚，也顧念著母親及鄉原琴次郎、鄉原保三郎等親人年歲都已屆七、八十歲高齡，加上臺灣生活繁忙，也讓患有氣喘宿疾的自己身心備感辛勞，因而決定接受琴次郎的建議，於1936年3月辭去教職離開臺灣，舉家遷居日本相對溫暖的兵庫縣，與最年長也無子嗣的鄉原琴次郎同住，暫且不回歸氣候嚴寒的長野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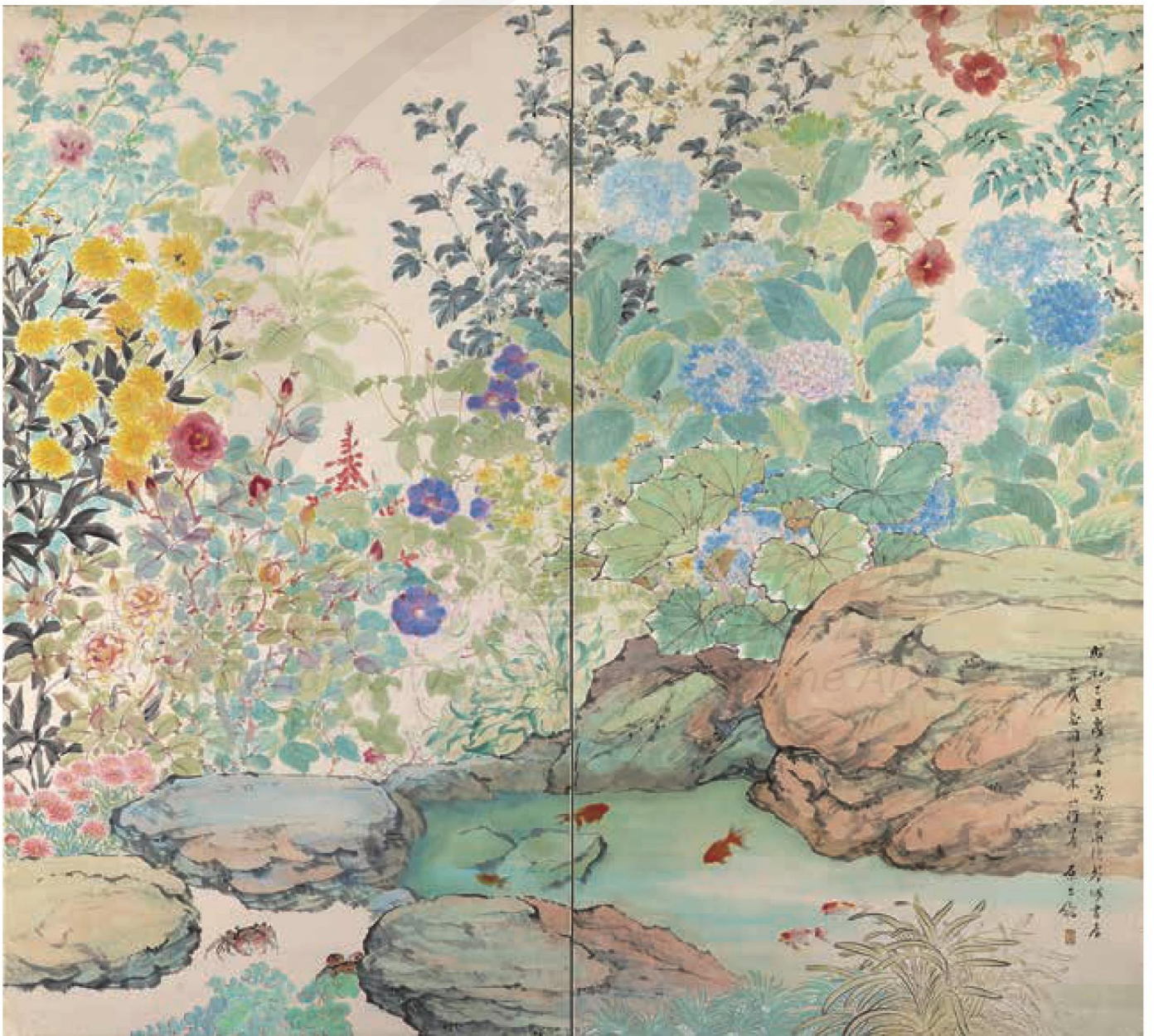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春之庭〉，
彩墨、紙，170×93cm×2，
1937，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故居。

1936年3月2-3日，由「六硯會」主辦，在臺北的菊元百貨舉辦了鄉原古統送別展。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記載，1936年3月5日下午2時18分，鄉原古統從臺北車站出發，而後搭船回日本，前往兵庫縣西宮市武庫郡精道村打出濱11番地，也就是在現今的蘆屋市。雖然根據鄉原真琴回想書寫的資訊描述：「1936年3月，鄉原古統從臺灣移居回到福岡北部舅父家。」但養伯父（舅父）琴次郎的家園，無論是在兵庫縣濱臨大阪灣

鄉原古統，〈夏之庭〉，
彩墨、紙，170×93cm×2，
1937，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郷原古統，〈神戸風景〉，膠彩、絹，195×55cm，1938，日本本洗馬歴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郷原古統，〈城之崎温泉〉，1936，松本市立美術館典藏。



鄉原古統，〈麥秋〉，
紙本著色，49×52cm，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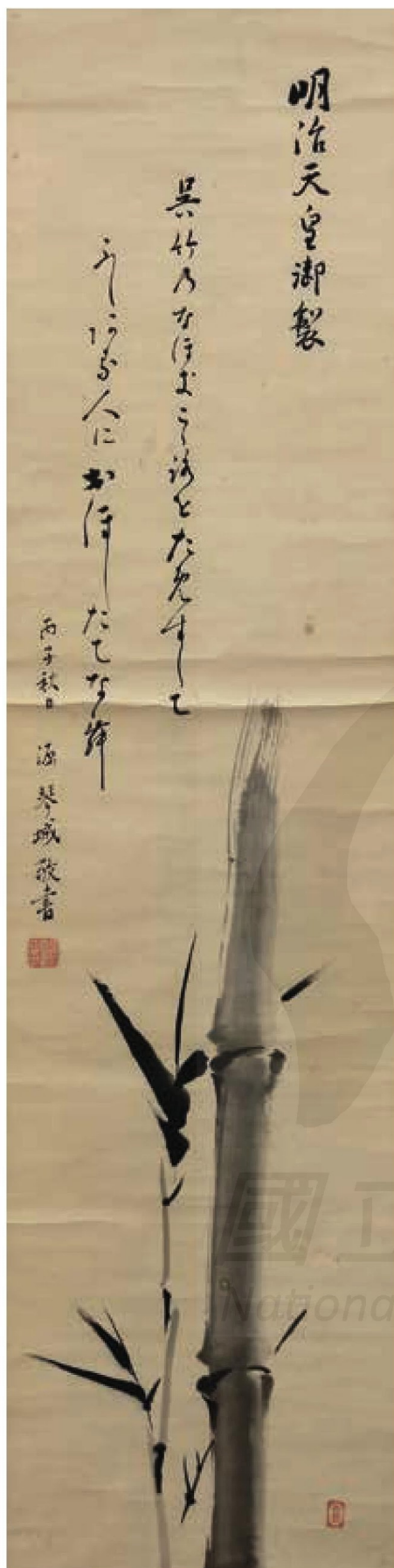
岸的蘆屋市或西宮市，都是所謂的甲南地區。其地理位置比鄰神戶市，現今也是著名的觀光港市。鄉原古統在1936年10月號《臺灣時報》發表的一篇長文〈臺灣美術展十週年所感臺灣的書畫〉，文中也傳達了對於剛離開不久的臺灣，一種殷殷的想念與期盼：「今日在遙遠的日本甲南海邊，傍晚月光下傾聽滔滔的海浪聲，常常懷想起遙遠的臺灣畫友的事跡。」

1936年鄉原古統剛剛回到日本的夏日，他陪伴長輩琴城（琴次郎）來到半日車程可達，兵庫縣北邊豐岡市靠近日本海的城崎溫泉旅行，〈城之崎溫泉〉是一幅輕快的墨彩行旅記遊，作品右下角，也鈐有



鄉原古統1936年剛返回日本肖像。

蘆屋時期家居，鄉原古統（右1）
家族與琴次郎夫婦（後排左1、
2）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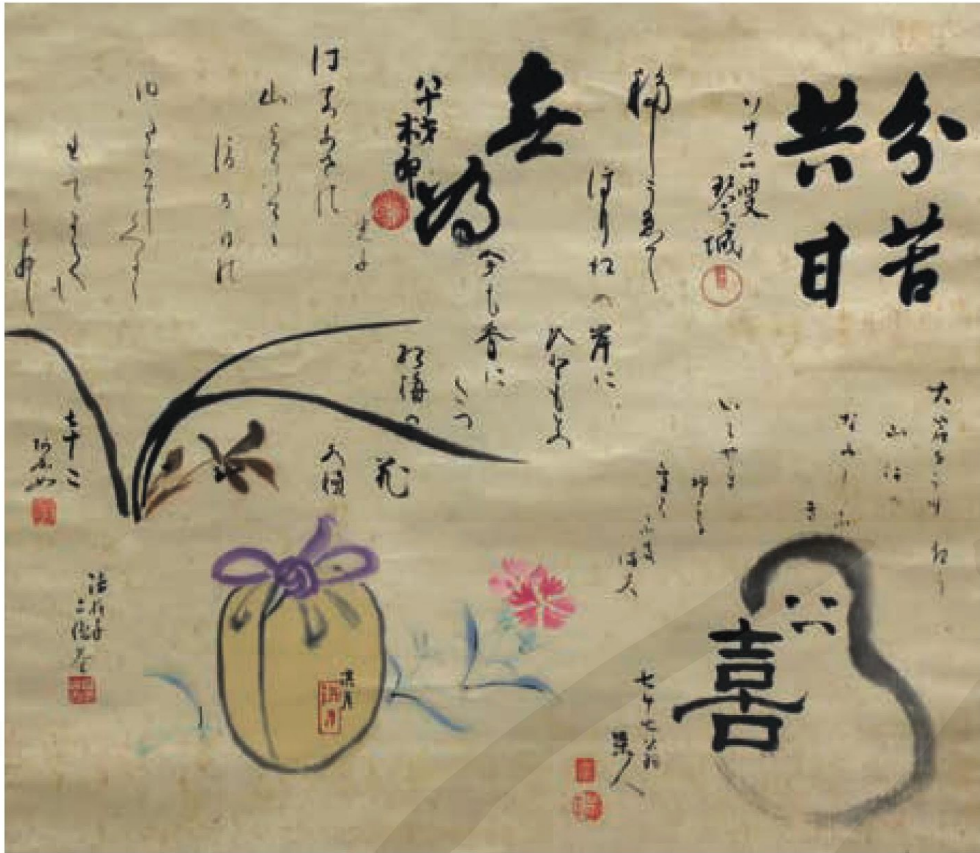
【左圖】〈琴城翁謹書古統竹之圖〉鄉原古統與養伯父琴城合繪於1936年，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右圖】鄉原古統與琴城、呆人（保三郎）合繪〈南山壽〉，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一方「此中有真味」的印章。此中真味，雖然與臺灣山海屏風都是深刻滋味，但品嚐起來卻是有所不同。1936年夏天5月的扇面，款識「細細薰風入麥秋，昭和十一年夏五月，古統庵寫。」畫面淡淡帶著日本纖細清寂的滋味。1936年秋天，細心陪伴養伯父的鄉原古統，還與他合作一幅〈琴城翁謹書古統竹之圖〉，足見承歡膝下之情境。

鄉原家在鄉里中一向是個重視教育、感情緊密、富有名望的仕紳家族。1937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合作畫，畫面雖然筆墨簡單，意象平凡，但是對於鄉原及堀江兩家族來說，這件作品的確意義非凡，值得子孫好好珍惜家傳永寶。因為參與合作畫的成員，除了鄉原古統夫妻，還包含各地聚合而來的鄉原古統的生父、生母，養父、養母、從兄弟（同祖父的兄弟）等親族。鄉原古統時年五十一歲，養伯父（琴城）八十二歲，生父（柳市）八十歲，養父（呆人）七十七



歲，生母（阿加女）七十二歲。

家族還有一件可愛的合作〈南山壽〉掛軸，簽畫呆人的是鄉原保三郎，鄉原古統與琴城、呆人的合作畫，寫的是寓意「壽比南山」高。

另外這樣的群體合作創作以祝賀的模式，也出現在1953年鄉原古統親友一同為其生母阿加女祝壽的家族合作畫，紅梅及大大的壽字增添喜氣，就掛在家族的客廳，母親並在作品之前與之合照，雖然只是親朋好友非專業的作品，



〔左上圖〕鄉原古統家族1937年的合作畫〈子子孫孫永實用〉，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右上圖〕1953年，家人為鄉原古統生母阿加女祝壽的合作畫。

〔下圖〕鄉原古統生母阿加女與祝壽畫合影。



卻是彰顯這個愛好文藝、感情深厚的家族的極有意義的重要作品。

1938年〈神戶風景〉(P.108左圖)，是回到關西不久，畫風清妍的寫生掛軸，把神戶都會的交通便捷及現代性風光俐落的描繪出來。紙本著色的〈奈良井川之朝〉也是鄉原古統回到日本的前十年，大約是1936至1946年間所畫的名所風景，畫風與1935年前後為臺灣所繪製的名所繪葉書明信片的清麗構圖及筆墨色彩畫法頗為一致。

1940年〈百事大吉〉，款識：「皇紀二千六百季元旦試毫於橋南蘆濱村舍 古統」；1941年〈落葉〉(P.114上圖)，款識，「昭和辛巳歲冬十二月於蘆濱邨舍寫此 古統」，都是鄉原在關西孝親養身的小品之作。

1946年，六十歲的鄉原古統搬遷回到長野松本廣丘鹽尻故居，重啟山村恬靜生活。1948年六十二歲的他，以〈臺灣山海屏風——內太魯閣〉(P.86、87下二圖)敷彩上色，參加由長野廣丘村藝文人士所籌辦的「文

[左頁上圖]

鄉原古統所作〈奈良井川之朝〉，松本市立美術館典藏。

[左頁下圖]

鄉原古統，〈百事大吉〉，紙本著色，37×71cm，1940，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前排中）與廣丘村文藝同好會成員合影。





化祭」。擅於繪畫的巨匠，聲名不脛而走，受邀參加「廣丘村文藝同好會」。鄉原古統回到松本之後，畫了許多小幅作品，大部分是致贈親朋好友的小品冊頁，目前看到的有許多是相互交遊酬酢之作。特別是年初新春時節的祝賀作品，簡潔畫出屬於該年分的生肖動物，做出符合節令氣候的畫面或是祝壽、慶賀開店等等，又或者是純粹感時傷景、聊表心情等等。也就是春天畫櫻花、夏天畫桃，秋天畫楓葉、菊花，充滿節氣之美的小品冊頁。1955年乙未吉旦古統山人畫的〈追羽根〉（毬子）小品，這是過年時的應景遊戲，手打羽毛毬子，十分可愛。

如果把鄉原家藏的臺灣青壯年時期的新春賀歲，比較晚年致贈友人的生肖賀歲圖冊，其細節及精巧度確有差別。有趣的是，2019年4月的拜訪調查中，發現分別收藏於太田與山崎兩位好友家中的蘭花，〈蘭〉，款識分別為：「為太田君辛卯春日 古



〔左上圖〕 鄉原古統，〈桔梗〉，水墨、紙本，27×2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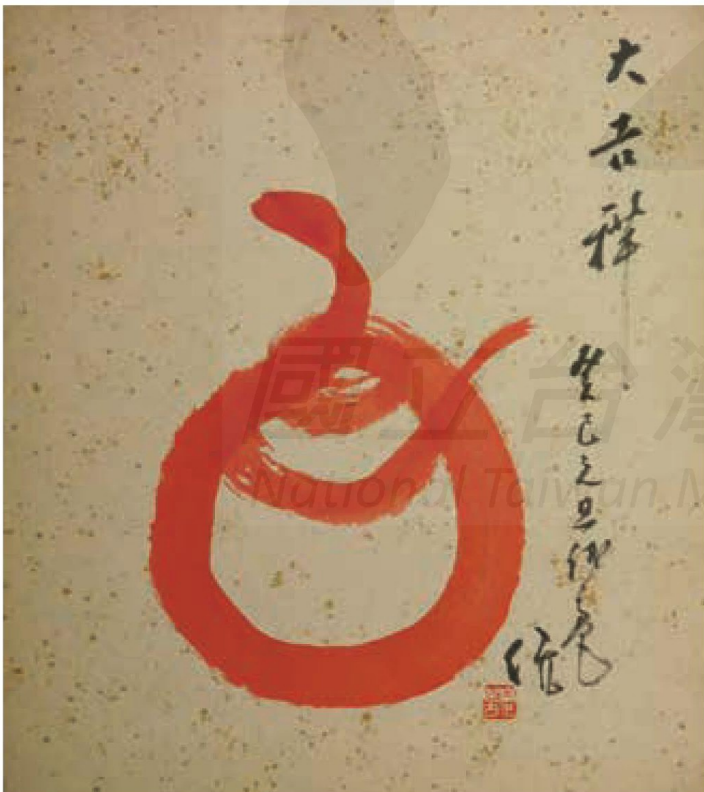
〔右上圖〕 鄉原古統，〈追羽根〉（毬子），紙本著色，27×24cm，1955。

〔左下圖〕 鄉原古統，〈立雛〉，紙本著色，27×24cm，1914。

〔右下圖〕 鄉原古統，〈立雛〉，紙本著色，27×24cm。

〔左頁上圖〕 鄉原古統，〈落葉〉，絹本著色，53×45cm，1941，松本市美術館典藏。

〔左頁下圖〕 鄉原古統，〈菊〉，27×24cm，紙本著色，圖片來源：攝於信古堂。



上圖 鄉原古統，〈癸亥〉，紙本著色，27×24cm，1923。

下圖 鄉原古統，〈蛇〉，紙本著色，27×24cm，1953。

上圖 鄉原古統，〈乙丑〉，紙本著色，27×24cm，1925。

下圖 鄉原古統，〈馬〉，水墨、紙本，27×24cm，1954。



鄉原古統，〈蘭〉（致太田），
紙本著色，21×18cm，
1951。



鄉原古統，〈蘭〉（致山崎），
紙本著色，27×24cm，
1951。



統生寫」(P.117上圖)、「辛卯春日於山崎國手邸寫此 統」(P.117下圖)。兩件作品不但同樣是1951年春天所畫，而且看起來是描繪同一盆蘭花，只不過是左、右位置互換而已。

1951年以當年松本中學同學為中心，在松本為他籌組一次大型個展「鄉原古統日本畫展」。日治時期他在臺灣所創作的作品，包括「臺灣山海屏風」系列壯闊的巨幅作品，這才在日本完整盛大展出。同年12月，他以與山崎合作之〈七福神〉，參加在松本幼稚園舉行的「中信書道會」展覽。1954年，鄉原古統又再盛大的舉行一次「甲午展」。在1954年展覽之時，他也畫了許多小品致贈親友。



【上圖】

「鄉原古統日本畫展」首次展出在臺灣所作作品，包括「臺灣山海屏風」等巨作，眾人合影於〈能高大觀〉一作前。

【下圖】

1951年，在松本舉辦「鄉原古統日本畫展」，鄉原古統（後右2）與親友合影於展場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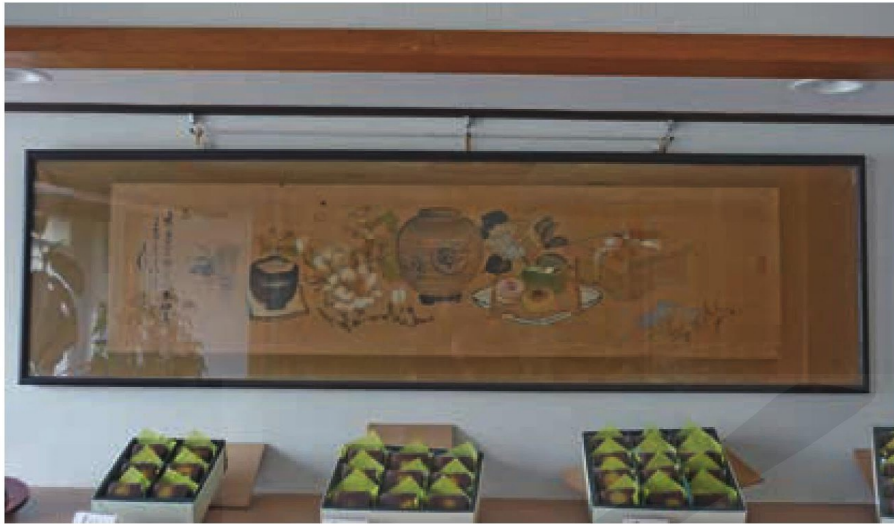
〔上圖〕 1951年「中信書道會」展覽現場。

〔中圖〕 1954年9月26日，「鄉原古統近作展」之展覽現場。

〔下左圖〕 鄉原古統，〈青椒與茗荷〉（甲午展紀念），紙本著色，27×24cm，1954。

〔下右圖〕 鄉原古統，〈木通果〉（甲午展紀念），紙本著色，27×24cm，1954。

〔左圖〕 1951年〈七福神〉合作畫，參加「中信書道會」展出。



〔上圖〕
鄉原古統曾致贈雲居鶴店主畫作，至今仍懸掛店內，並印於包裝紙上。

〔下圖〕
鄉原古統，〈梅〉，紙本著色，
27×24cm，1951。

鹽尻雲居鶴

和菓子店「雲居鶴」，靠近鄉原古統的母校「廣丘小學校」，位置都是在1992年新設立的鹽尻短歌館的周邊，自來這附近就是鄉原古統生活走動的範圍。1951年古統庵主人在春天畫了〈梅〉一圖，來祝賀太田新作的和菓子鹽羊羹店開店。款識：「祝開店 為太田新作君 辛卯春二月 古統庵主人」。鄉原古統於雲居鶴開業以來曾致贈店主數幅畫作，至今仍懸掛於店內，並印於販售品包裝紙上。足見藝術家的創作，已與生活緊密結合，這也是文化人士生活的日常。

1952年壬辰夏日，為太田新作繪製的和菓子糕餅點心的茶食畫作，至今仍掛在店面重要之處。同年秋天10月中旬在廣丘村莊中，古統山人畫了成熟栗子，題記為〈山村秋奧〉(P.122左上圖)；藍菊、黃梨、紅柿題記〈故山秋色〉(P.122左下圖)

等秋天花果物產，致贈太田君。而這些小巧畫面，又恰巧搭配和菓子店茶食的意象，足見兩人彼此四時唱和，實在富饒趣味。



〔上圖〕 鄉原古統，〈朝顔〉，紙本著色，27×24cm。

〔下圖〕 松本鹽尻雲居鶴鹽羊羹店。

〔左圖〕 1952年夏天，鄉原古統為太田繪製的茶食畫作，畫中圖像被印製成包裝紙。



1953年5月，為太田新作的新建食品工廠，古統山人於癸巳歲5月畫了〈石楠花〉來慶賀。1960年充滿日式纖細雅致風情的〈秋乃七草〉，款識：「昭和庚子歲秋九月古統生寫於廣丘村莊中」，也是太田新作家藏。

1961年的〈壽〉(P.124) 三幅對，也是七十五歲的鄉原古統送給雲居鶴主人的祝壽之作。昭和辛丑歲源古統寫，右對是「嘉辰令月歡無極」，左對是「萬歲千秋樂未央」。主軸是以松、竹、梅、龜、鶴等祥瑞長壽之物，有「鶴千年，龜萬年」的寓意。更有趣的是畫中的烏龜竟長著長毛，經查在日本有種綠毛龜（蓑龜），會在龜殼上長滿綠色水草，這



鄉原古統，〈石楠花〉，
紙本著色，27×24cm，
1953。

[左頁上圖]

鄉原古統，〈山村秋奧〉
(栗)，紙本著色，
27×24cm，1952。

[左頁下圖]

鄉原古統，〈故山秋色〉
(柿與花梨)，紙本著色，
27×24cm，1952。

[左頁右圖]

鄉原古統，〈秋乃七草〉，
紙本著色，134.5×34.5cm，
1960。

第 一 子 孫 樂 未 年



家 辰 令 月 致 之 極



種「龜毛」，也算是極為另類稀有的，也被視為祥瑞之兆，自古以來備受珍視。因此綠毛龜會被當成一種祝壽的圖像。而鄉原古統七十九歲生命中最後一年的〈祥光瑞色〉也收藏在太田家。

1964年，甲辰6月古統山人於廣丘村送給雲居鶴的多幅彩色薔薇，作品都是融合了東洋畫與西洋畫，有寫生效果，產生一種標本的感覺，具備強烈裝飾性，是非常有趣的致贈的禮物。

數幅合作畫與鄉原古統的書法

1947年鄉原古統與太田合作〈祝壽圖〉(P.130中圖)。1952年鄉原古統還與松林桂月合作，畫出〈芙蓉與松〉(P.126左圖)。1952年鄉原古統與七十八歲的武井真澂合作畫 (P.12左下圖)，時間是1952年5月20日。1954年5月鄉原古統與郭雪湖合作一幅畫 (P.126右圖)，題識：「昭和甲午歲五月 日於南廣丘村莊 合作之。」下面所畫的是臺灣名花八角蓮，是由郭雪湖所畫。而上面紫藤是鄉原古統所畫。尚還有許多親友合作之作，以移情寄興或是歲時記事，都值得細細觀覽體會其中的深刻交誼。

從1955年款識為「昭和乙未歲秋八月下浣古統山人」的大長幅書法作品 (P.127)，看到筆力雄渾，氣質敦厚的墨書，可以見到鄉原古統的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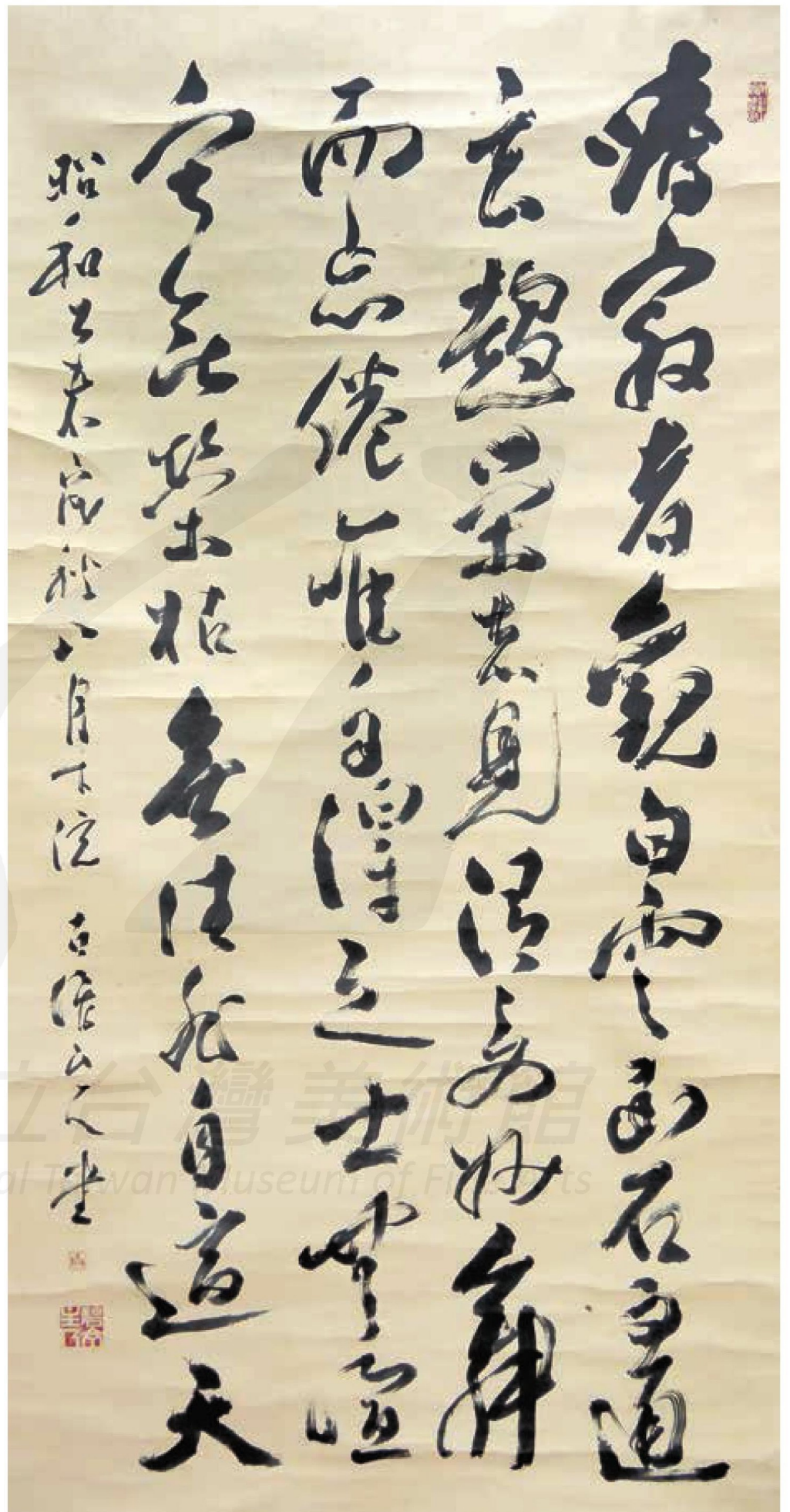
[左圖]
〈壽〉三幅對中烏龜長毛的圖像。

[右圖]
鄉原古統，〈祥光瑞色〉
(松日圖)，紙本著色
27×24cm，1965。

[左頁圖]
鄉原古統，〈壽〉(三幅對)，
紙本著色，中：138×33cm、
左右各136×15.5cm，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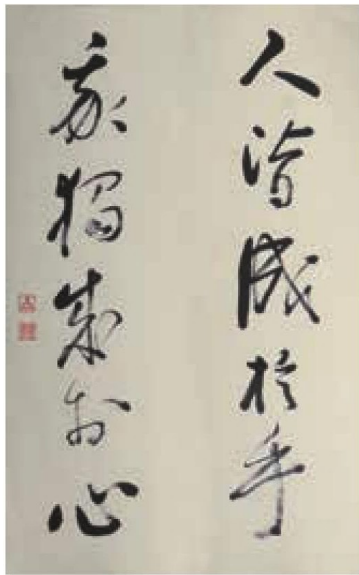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書法，水墨、紙本，
134.5×67cm，1955，四菱家藏。



[左頁左圖]
鄉原古統、松林桂月，〈芙蓉與松〉
（合作畫），紙本著色，
93×35cm，1952，山崎家藏。

[左頁右圖]
鄉原古統、郭雪湖，〈紫藤與八角蓮〉
（合作畫），紙本著色，
133×34.5cm，1954，四菱家藏。



鄉原古統書法。

功力。另還有一些日常小品，也可見其對書法的嫻熟。

1954年（昭和甲午）超高創作量

2019年4月14日由長野澄子安排到訪鹽尻廣丘附近鄉原古統長眠之所「鄉福寺」，白馬義文住持引領我們進入寺內，該寺近期收藏鄉原古統1954年為朋友家屋建物所繪製之鮮豔多彩的〈牡丹〉屏風。款識「昭和甲午歲四月下浣寫 古統山人」。寺內另收藏鄉原古統養伯父鄉原琴次郎1937年大筆所書〈東方赤光〉匾額（P.111下圖），榜書款識為「昭和丁丑初冬 八拾三叟琴城」（鄉原琴次郎書）。可見「鄉福寺」與鄉原家族淵源深厚。

古統山人在甲午年（昭和甲午）的超高創作量，因而舉辦了一個近作展，也畫了很多畫展紀念的小品冊頁。例如1954年9月所畫〈青椒與茗荷〉或是〈木通果〉（P.119右下二圖），都是以長野地方性

鹽尻廣丘附近，鄉原古統長眠之所「鄉福寺」，攝於2019年。





鄉原古統·〈牡丹〉(屏風)·
紙本著色，152.5×159cm，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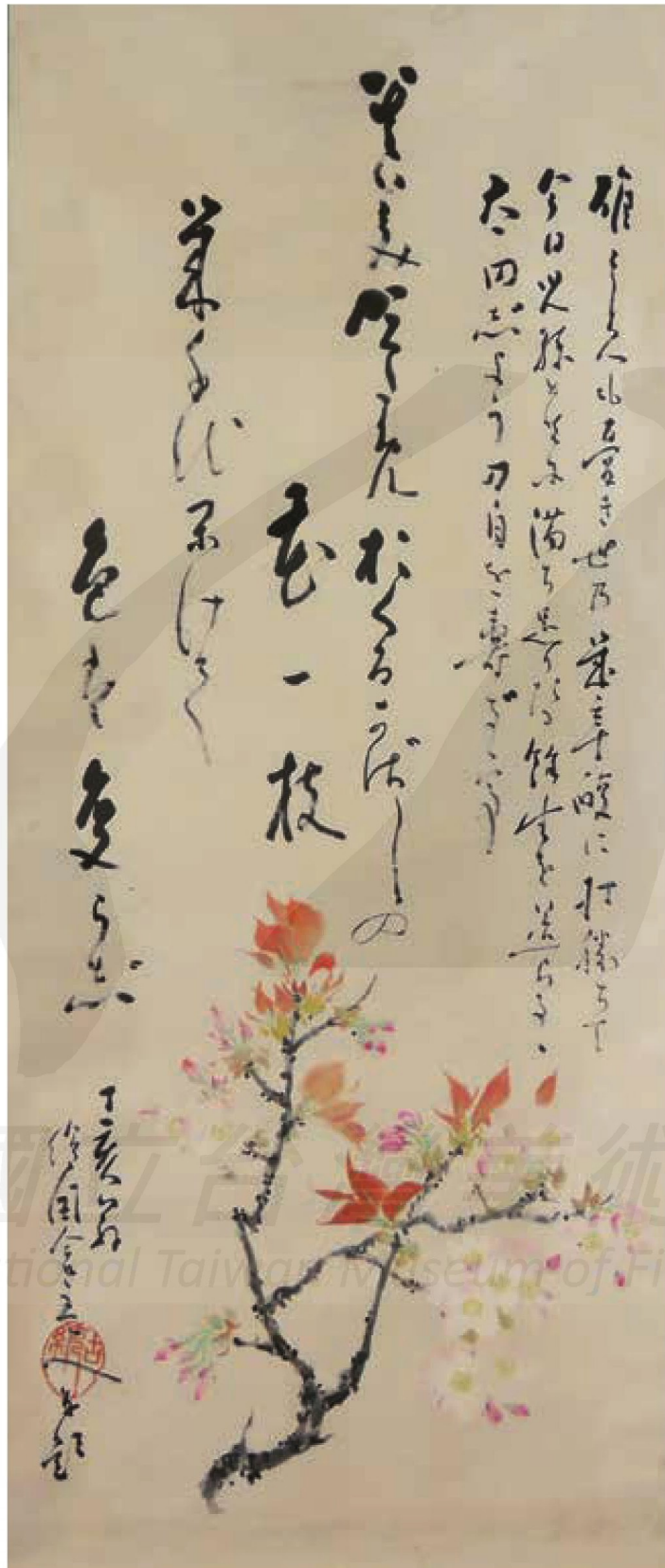
的特產植物為題所畫的展覽紀念作品。

1954年甲午年是馬年，〈馬〉(P.116右下圖)一作，畫馬躍騰空，雖是
小品，卻顯得靈動活潑，十分有趣。同年古統山人的〈蝦〉(P.132左上圖)雖
只一隻，也顯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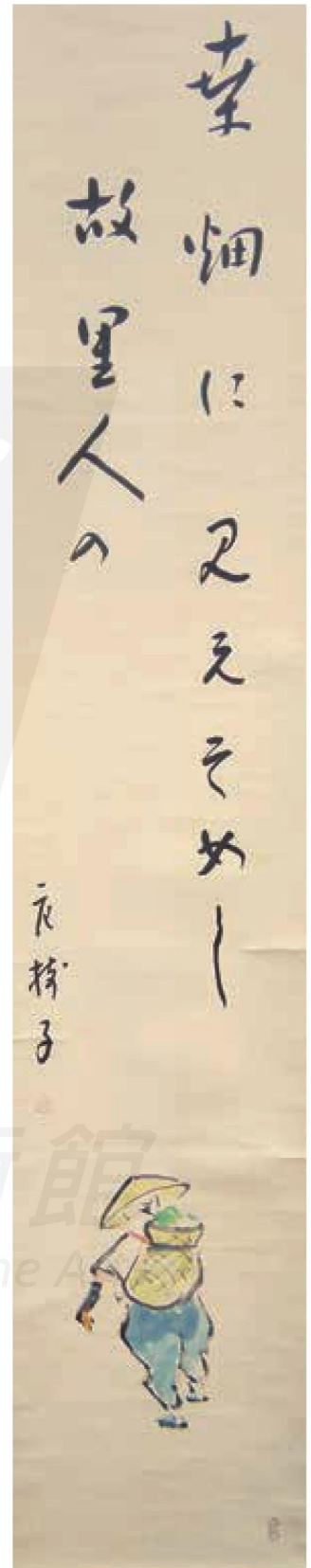
1954年甲午年春天古統山人的〈大吉祥百事如意〉(P.130左圖)掛軸，起
首的果物繪有香蕉，似有略紀臺灣的俏皮風味。



〔左圖〕 鄉原古統，〈大吉祥百事如意〉，紙本著色，122×34cm，1954。



〔中圖〕 鄉原古統、太田，〈祝壽圖〉（合作畫），紙本著色，109.5×47cm，1947。



〔右圖〕 鄉原古統與唐澤俊樹合作畫，紙本著色，123×22.5cm。



鄉原古統（繪圖）與山崎義男（題字）合作畫，紙本著色，46×50cm。



鄉原古統，〈木通果〉，紙本著色，34.5×46.3cm。





鄉原古統，〈薔薇〉，紙本著色，27×24cm，1964，
題識：一枝薔薇滿院香。
雲居鶴收藏。



[右上圖]
鄉原古統，〈薔薇〉，紙本著色，27×24cm，1964，
題識：造化之妙皆我師。
雲居鶴收藏。



[右下圖]
鄉原古統，〈薔薇〉，紙本著色，27×24cm，1964，
題識：妖豔甘香為誰穿。
雲居鶴收藏。

[左頁上左圖]
鄉原古統，〈蝦〉，紙本著色，27×24cm，1954。

[左頁上右圖]
鄉原古統，〈金魚〉，27×24cm，紙本著色，1953，
圖片來源：攝於信古堂。

[左頁下圖]
鄉原古統，〈頌春〉，34.5×46.3cm，紙本著色，1962，
圖片來源：攝於信古堂。

鄉原古統，〈石楠·葡萄〉，
紙本著色，
166.5×154cm×2，
1953-54，
山崎家收藏的兩件屏風，
左為石楠花，右為葡萄。



1953年5月，鄉原古統（左
1）與山崎義男（中）等人
出遊。



[右圖]
鄉原古統，〈鍾馗〉，
紙本著色，130×34cm，
山崎家收藏。



山崎義男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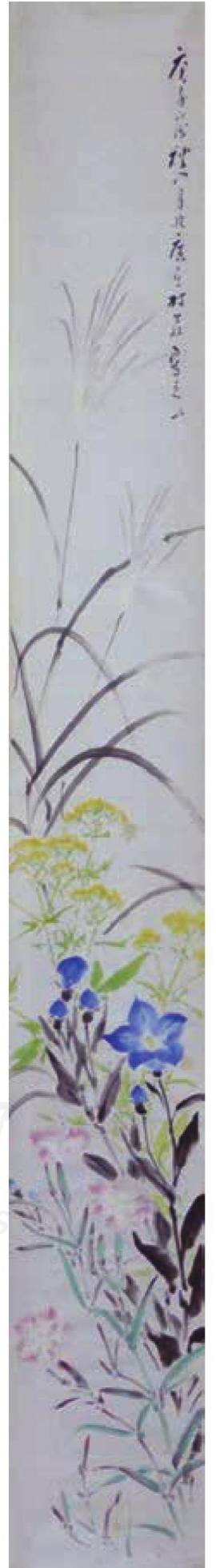
筆者曾拜訪鄉原古統自松本中學校以來的摯友——山崎義男之宅，由其孫女節子女士接待。1953到1954年鄉原古統畫了兩件紙本大屏風〈石楠花〉及〈葡萄〉送給山崎義男夫婦，款識為「昭和癸巳歲六月下浣 於山崎國手 郎造之 古統 甲午秋日 古統山人寫」。

1960年庚子歲秋8月，七十四歲的鄉原古統在廣丘村莊所畫的送給山崎義男（荻泉大人）的作品，是一對花草植物優美長軸。他與山崎義男的深厚情感，常常可以看到鄉原古統為山崎義男所畫的作品。或者是山崎義男擅長書法，鄉原古統畫畫作，而山崎義男題識的作品（P.131上圖）。

鄉原古統畫了許多〈鍾馗〉，致贈在友人家，這些其實都兼具某種除煞避邪鎮宅的實用功能性和美感裝飾性，多半在好朋友家被收藏，頗受歡迎。

[右頁左圖]
鄉原古統，〈鍾馗〉，紙本著
色，128×33.5cm，上条家
收藏。

[右頁右二圖]
鄉原古統1960年所繪〈花
草〉，山崎家收藏。



【親友家藏鄉原古統所相贈的畫作】

鄉原古統常作畫贈與好友，時為祝賀，時為興之所至、與友同作，作品藏於數位親友家中。



〈牡丹〉作品封套，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牡丹〉，紙本著色，27×24cm，1954，山崎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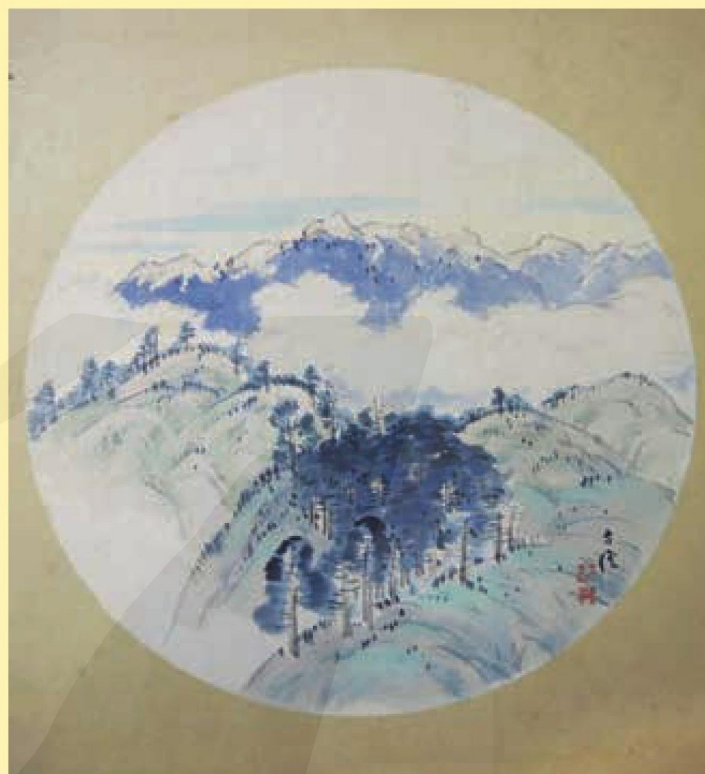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葡萄〉，紙本著色，27×24cm，1955，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武陵春色〉，紙本著色，27×24cm，1955，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朝顔〉，紙本著色，27×24cm，1962，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作品，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薔薇〉，紙本著色，27×24cm，1955，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作品，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薔薇〉，紙本著色，27×24cm，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白菊〉，紙本著色，27×24cm，山崎家收藏。



鄉原古統作品，雲居鶴收藏。

鄉原古統作品，1952，雲居鶴收藏。



鄉原古統，〈丹精奏功〉（蘋果與葡萄），紙本著色，33×62cm，1960，四菱家收藏。



鄉原古統，〈四季合景〉，紙本著色，34×67.5cm，1952，四菱家收藏。



[左圖]
鄉原古統，〈立雛圖〉，
紙本著色，162×33.5cm，
1960，上条家收藏。



[右圖]
鄉原古統作品，紙本著色，
135×33.5cm，
上条家收藏。



鄉原古統，〈櫻花〉，
紙本著色，27×24cm，
上条家收藏。



鄉原古統，〈孤挺花〉，
紙本著色，33×43.5cm，
1959，上条家收藏。



〔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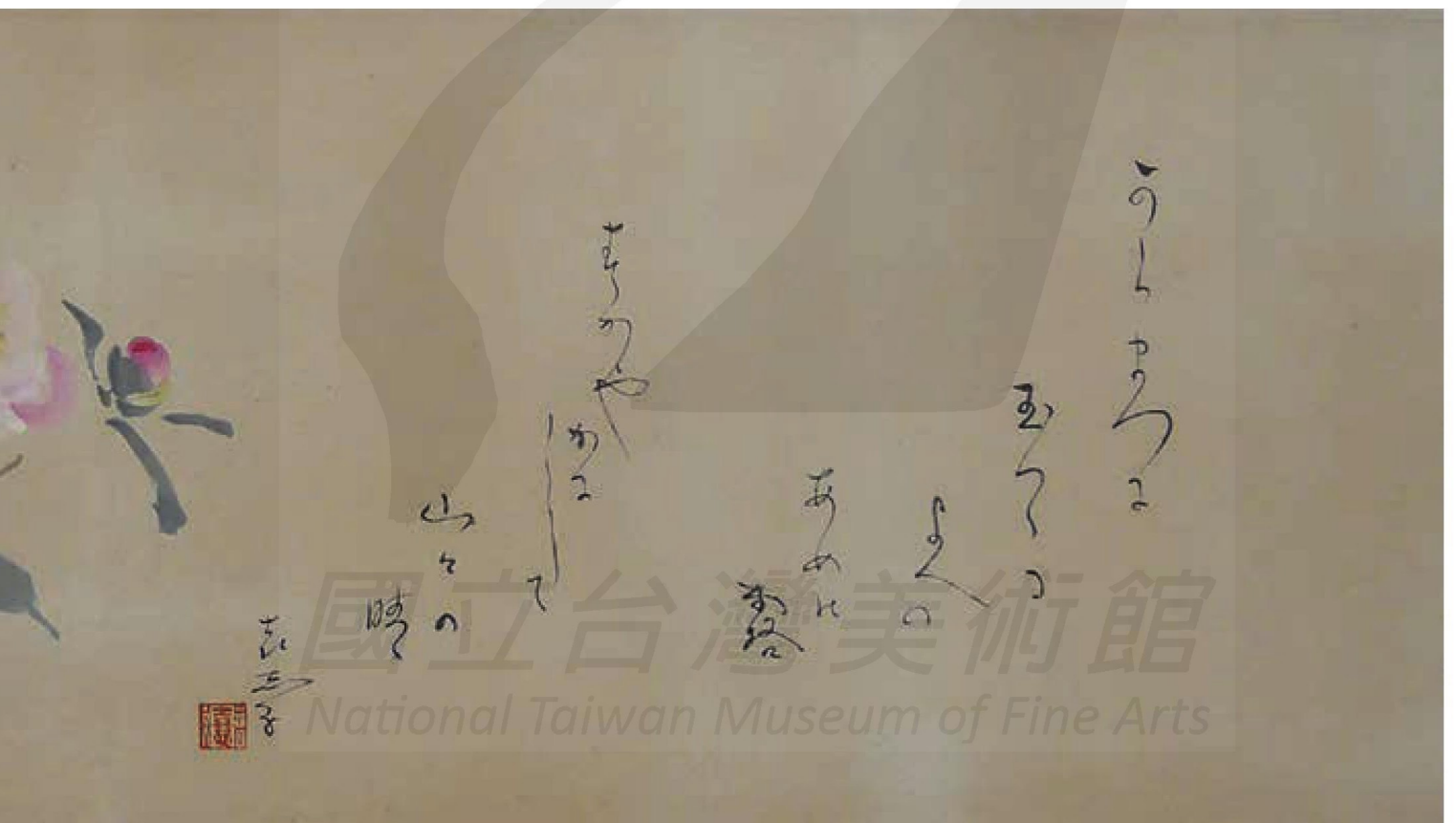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櫻花小禽〉，
紙本著色，34×136cm，
1953，短歌館收藏。

〔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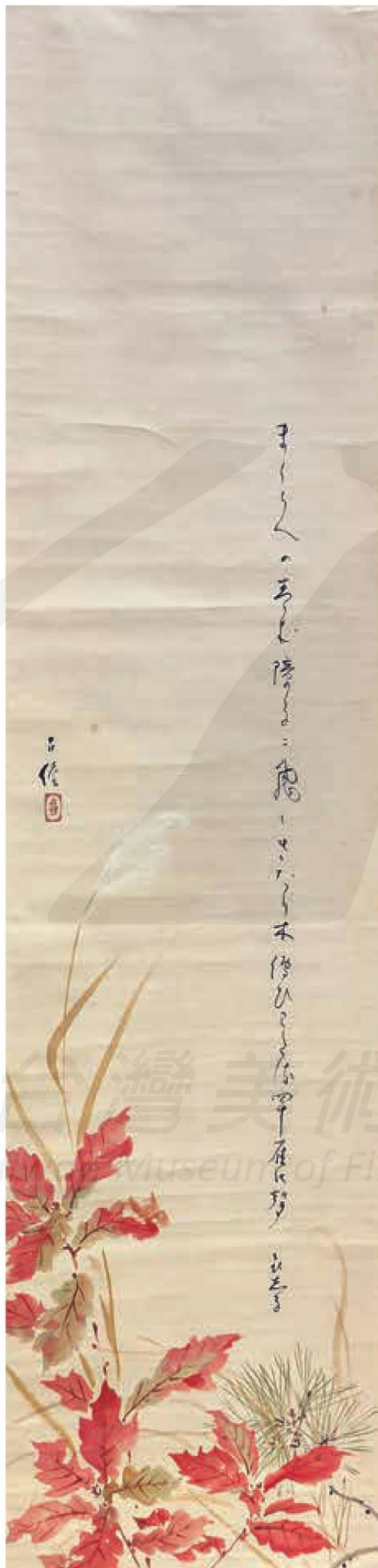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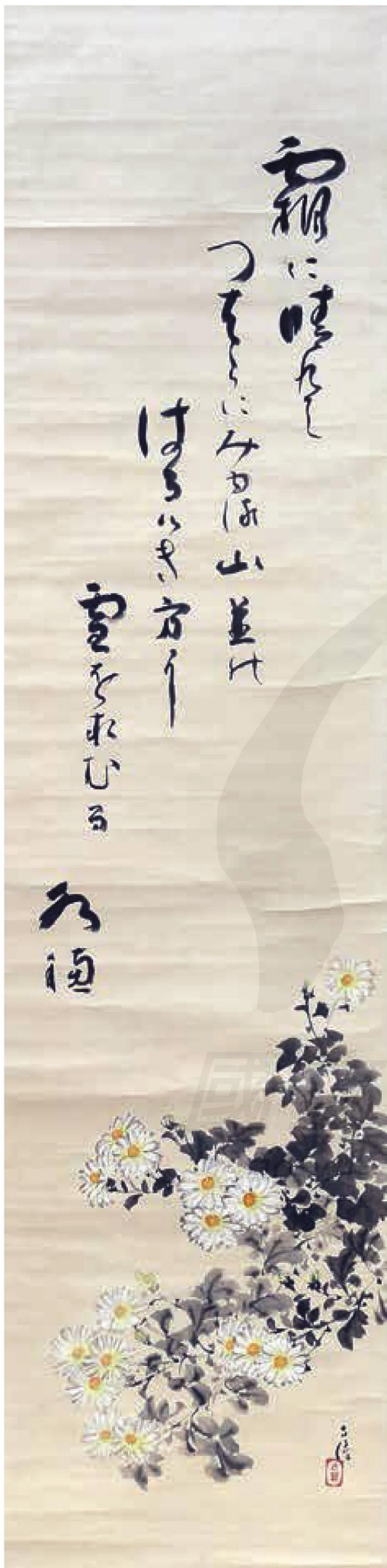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繪圖）與若山喜志
子（題字）合作畫，紙本著
色，28.5×99cm，短歌館收
藏。

鹽尻短歌館

鹽尻短歌館為當地移建保存的古民家，職責為調查、保存在地短歌歌人們的遺墨、遺品、著書等。鹽尻短歌館目前收藏兩件鄉原古統的創作。一是1953年，落款為「昭和癸巳歲三月下浣古統山人寫」的



〈櫻花小禽〉。另一件是與在地詩人，也是鄉原家姻親的若山喜志子合作的額裝作品。可見鄉原古統與在地文學家們有著深厚的交遊關係。在松本親友家中還藏有其他鄉原家與太田家的合作畫。例如〈短歌與菊花〉(P.144左圖)是古統與太田水穗合作。〈秋草〉(P.144右圖)則是若山喜志子與古統的合作。



[左圖]
 郷原古統、太田水穂，〈短歌與菊花〉（合作畫），紙本著色，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右圖]
 郷原古統、若山喜志子，〈秋草〉（合作畫），紙本著色，日本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典藏。



梓川高校百瀨仁志校長親自解說校史與〈雲山大澤〉畫作的由來。

梓川高校〈雲山大澤〉

為了一睹鄉原古統有生之年的最後一件山水大作〈雲山大澤〉，筆者於2019年4月拜訪梓川高校，由梓川高校百瀨仁志校長接待，親自解說校史與此件畫作的由來。1961年（昭和36年）梓川高校的畢業生集資委託鄉原古統繪製一幅山岳畫來贈予母校。1964年11月20日舉行第二棟校舍落成並創立五十週年紀念儀式，〈雲山大澤〉這幅蘊含深厚傳承情意的

鄉原古統，〈雲山大澤〉，1964，梓川高校收藏。





【右二圖】

為創作〈雲山大澤〉，鄉原古統於1961年二度登上蝶之岳高山，實地進行寫生取景。

【右頁圖】

鄉原古統，〈野花亂開〉，膠彩、紙本，139×35cm，1950，圖片來源：郭雪湖基金會提供。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作品，據悉作品自完成之後掛於校長室，至今已近六十年光陰，未曾取下。鄉原古統求好心切為了追求好的靈感與構思，貫徹自己一生堅持的寫生主張，不顧年邁多病的身體，於1961年的夏天及秋天，二度登上蝶之岳高山，數日居於登山小屋，實地進行寫生取景，認真描繪由蝶之岳越過梓川溪而遠望穗高連峰的壯美風光，下山後長期醞釀構思，並沒有立即著手創作。1964年6月再度登上蝶之岳，下山後閉門謝客，耗時五個月，10月終於完成大作，趕上梓川高校創立五十週年紀念大典。但是高

齡的鄉原古統健康元氣也因此大受損傷，不幸於1965年逝世。存在內心深處「畫出日本阿爾卑斯山北部」的夢想雖然實現，但是〈雲山大澤〉卻成為其去世前的絕筆代表大作。

1965年〈祥光瑞色〉(P.125右圖)繪以松日雲霞彩光，款識：「祥光瑞色歡無極 古統山人寫於七十又玖。」這幅收藏於太田家的作品，已是鄉原古統人生最後一年的作品，畫幅雖小，但仍充滿生機。

對臺灣的遺愛與影響

「在此願向當局建言，永不放棄對美術界的良好支持，留意保護與獎勵，今後在最近的將來，建設美術館，常常自日本內地博物館借展古美術品，培養本島人的審美眼光，經常舉辦短期講習，自日本聘請技術者（畫家）與美學家，方便為畫家補習，並且在臺展預算中列入購買臺展出品畫作中的傑作，不要讓專心執筆的畫家挨餓！」這是1936年春天離開臺灣返回日本的鄉原古統，依然心繫臺灣畫壇，於當年秋季第10回臺灣美術展覽會舉行之際，從日本寫了一篇長文越洋投書到臺灣報社，語重心長地向殖民政府建言的最末一句話。

戰後1950年，鄉原古統特地自日本贈寄給睽違十餘年的郭雪湖夫妻〈野花亂開〉作品。鄉原古統題款為：「庚寅歲夏曉，乘興走筆，漫寫近郊亂開野花，以寄順風，敬呈画友雪湖郭君竝阿琴女史，博一粲」，並署名「東海散人原古統」。

在畫作右下角，蓋有一枚「此中有真味」鈐印(P.148左圖)。這枚「此中有真味」印文大小，比起左上方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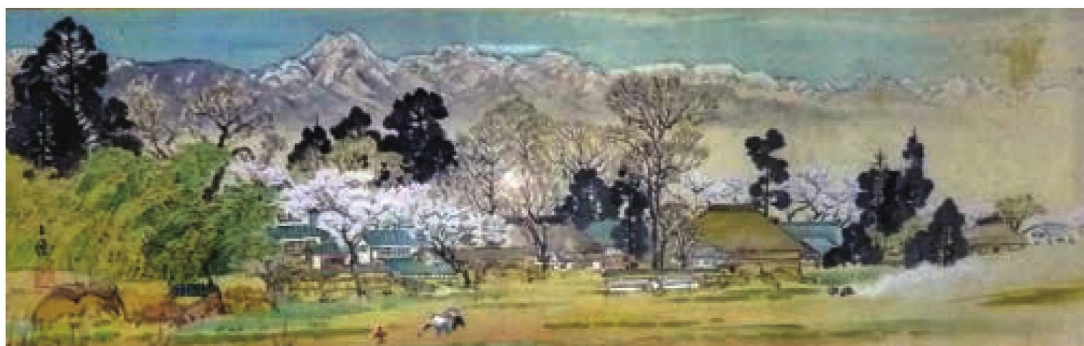
鄉原古統，〈野花亂開〉
（局部），膠彩、紙本，
139×35cm，1950，
圖片來源：郭雪湖基金會提供。



〈野花亂開〉鈐印：「此中有真味」。



鄉原古統所繪〈長野山脈風景〉。





鄉原古統，〈野花亂開〉
（局部），膠彩、紙本，
139×35cm，1950，
圖片來源：郭雪湖基金會提供。

外「自樂」、「鄉」、「古統」三枚印文，明顯大上許多。並與出現在1934及1935年參與「臺展」的「臺灣山海屏風」〈木靈〉與〈內太魯閣〉作品之中（P86、87）的印文極為類似。

鄉原古統作品中，除了看到以小中現大、彩筆細勾的方式，畫出長野家鄉跌宕綿延的山脈絕景。1960年鄉裡風景畫的是長野連綿高山下的



鄉原古統，〈日月潭〉，紙本著色，26×36.5cm。



村莊。也可以看到他用水墨暈染的南畫風味，畫出對第二故鄉臺灣的念想。〈日月潭〉夜色，風生水起的滄潤淋漓之景，若比照現今風景圖片，由潭心望向拉魯島連綿遠山的地景山勢依舊，不愧為當年入選「臺灣八景」之令名。

來自臺灣的學生故舊於1962年在長野廣丘鄉原故居庭院，致贈給鄉原古統的壽碑。立碑之人包含陳進、張聘三、郭雪湖、林阿琴、邱金蓮、周紅綢、彭雪紅（即彭蓉妹）、黃早早、黃芳來、林靜、鍾文媛、張李德和等十餘位，雖然鐫刻之人如今多已仙逝，但此碑卻仍佇立鄉原故居家園，長誌這段臺日文化交誼。

〔左圖、右頁圖〕

臺灣的學生故舊於1962年，在長野鄉原古統故居庭院，致贈給鄉原古統的壽碑。



鄉原古統任教臺中中學校期間，黃芳來（1900-1982）是他最賞識有藝術天分的學生。卻因為家人反對，放棄報考東京美術學校，而就讀日本齒科大學。黃芳來畢業回臺於嘉義市東市場旁開業，後與諸峰醫院院長夫婦常在琳瑯山閣雅聚，參與詩文書畫活動。1962年紀念壽碑上，黃芳來也名列其上，可見他對於鄉原古統的感念。而筆者也有緣分，在二十年之內，為古統故居及其門口矗立的壽碑，留下三次不同的歷史記憶。

筆者與鄉原古統家族的淵源，開始於21世紀的新春時節。2000年4月8日，因籌辦北美館「臺灣東洋畫探源」研究展，在櫻花初綻的料峭春日，第一次來到日本長野縣鹽尻市的鄉原古統故居，接待我們的是鄉原古統的兒子鄉原真琴夫婦。在傳統的日式客廳內，首見1930年代鄉原古統擔任「臺展」評審時所繪四件「臺灣山海屏風」原作真真切切的佇立眼前，內心感到雀躍激動；因為那可是之前透過翻查《臺灣日日新報》或《臺展圖錄》，才能看到的文化資產。四件「臺灣山海屏風」，分別是1930年第4回「臺展」的〈能高大觀〉、1931年第5回「臺展」的〈北關怒濤〉、1934年第8回「臺展」的〈木靈〉、1935年第9回「臺展」的〈內太魯閣〉；這位日籍畫家，透過寫生概念，以及章法嚴謹的筆墨線條，以大氣魄、大尺幅的畫作，表現出臺灣山川、河海、森林、奇石的磅礴氣勢，對於美麗之島的豐美嶙峋，也投注了真實的凝視以及真切的讚嘆，而後將之轉載在一幅幅的動人作品之中，日後也得以繼續廣布流傳。

2000年6月3日「臺灣東洋畫探源」展覽開幕，四件「臺灣山海屏風」在臺灣首度一次排開、同臺展出。而更幸運的事情是，這批自1936年至2000年，相隔六十四年之後，再度遠渡重洋，往返日、臺兩地的作品，在展覽結束之後，因著鄉原家屬的厚愛，或蒐購或捐贈，竟然全數都能夠留在鄉原古統的海外家鄉——臺北，成為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典藏品，成就臺、日藝壇美好因緣。

同樣來自長野的鄉原古統外甥三村正先生及其夫人，2011年親自帶著三件鄉原古統的作品來到臺北，其中竟赫然出現畫著燈籠花的《麗島

名華鑑》封套，《麗島名華鑑》的九件冊頁與其作品封面，在離開臺灣七十五年之後，終於又在臺北戲劇性的重逢。

2015年長野澄子女士專程前來，告知已然病重的鄉原真琴先生，願意再次捐贈鄉原古統作品的心意，而這次所要捐贈的是，鄉原古統自臺返日之後，於1937年所完成的〈春之庭〉、〈夏之庭〉兩曲屏風。2016年4月，鄉原真琴因病逝世，遺願將鄉原古統從臺北回到日本的第一件作品：〈春之庭〉、〈夏之庭〉兩曲屏風，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

在臺、日畫壇的意義

若從鄉原古統墓碑所刻碑文：「渡臺、從事書畫教育、創立臺灣美術展覽會」，可以看到在日本的家族後人對於他一生重要事蹟的定位。的確，日治時期鄉原古統在臺灣畫壇所扮演的角色是備受矚目的，不僅僅是他連續九年，擔任「臺展」東洋畫部審查委員，創作出許多與臺灣風土相關的重要作品。他擔任當時臺灣最精英的女子中學校美術教師，



鄉原古統及第三高女學生，合影於呈獻給皇太后的刺繡〈鳳凰木與高麗黃鳥〉前。

還特別指導具有藝術天分的學生如陳進、林阿琴、周紅綢、邱金蓮、彭蓉妹、陳雪君、黃早早等第三高女的學生們，或是培養如郭雪湖等人，這些人的創作也都在「臺展」的東洋畫部，獲得非常傑出的成績。這使得鄉原古統在臺灣的近代藝術史發展進程中，顯得非常的重要，因此他也曾被研究者定位為「啟蒙者」和「指導者」。

鄉原古統在培育學生自我觀察大自然寫實能力方面，並非完全放任。他會細心安排課程內容，例如聯合剛返回母校任教的手藝裁縫科楊毛治、任職習字科也擔任園藝主任的柴山鶴吉老師，大家一起設計出一份年度教學內容。上圖畫課時，鄉原古統先帶領一年級新生觀察學校內園藝裡的各式臺灣特有植物，然後將之寫生描繪成稿。學生二年級手藝裁縫課時，就以一年級圖畫課的寫生作品，作為刺繡的參考圖稿。1935年6月，臺北第三高女呈現給皇太后的刺繡作品〈鳳凰木與高麗黃鳥〉(P.153)便是這系列課程的具體成果。

美術評論者鷗亭生，於1933年10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一篇〈今年的「臺展」進步顯著、但是也有不好之處〉的文章，對第7回「臺展」有所評述。「指導臺展的愛好者」、「培養並率領臺展的愛好者」、「身為培育臺展的領導人」等等字句，形容鄉原古統與木下靜涯等島內審查員。但在文章最後，也呼籲古統與木下兩位評審委員，不要「只是養成塾生」，應秉持著畫風率領臺灣畫壇全體前進的力量。不過實際上，鄉原並不會主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左右學生的畫風，甚或評選的結果。這一點鹽月桃甫曾經主動跳出來積極澄清過。

鄉原古統具有優秀的創作能力，但是其繪畫風格卻無法在短時間的教學體系之下，傳授給第三高女出身的臺灣女弟子們。學生們多半是在題材上，或是創作態度上、或是美學意識上，被潛移默化的。因而有研究者認為：「從風格與內容來看，鄉原古統本身的藝術成就並不曾影響他的臺灣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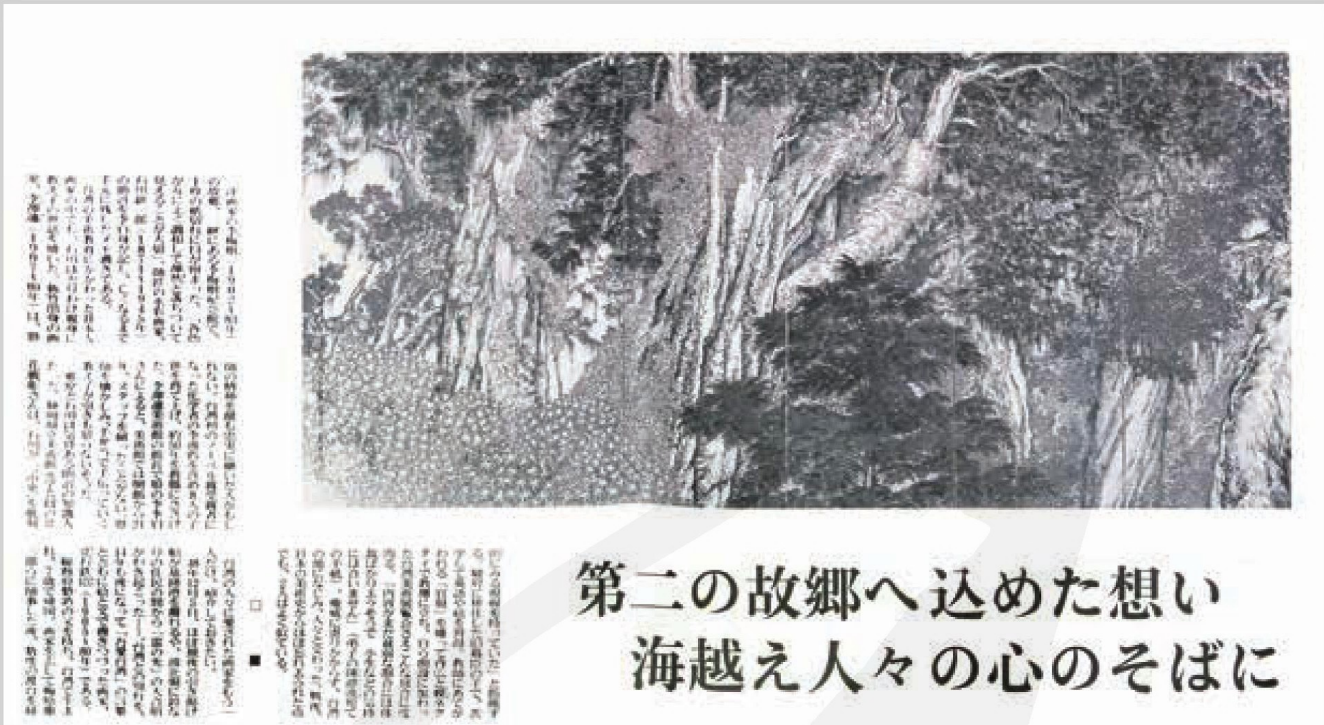
事實上，鄉原古統對於日本畫的教學，並未採用學院式照本宣科的嚴格教法，而是採取去除師長權威性、非常不日本式的教學態度。他



不強加干預的讓學生自由觀察、讓她們對景寫生，畫出有自己面貌的作品，這種教學在當時是新穎的，甚至到現在，也都是值得被採納的。鄉原古統對於要參展「臺展」競賽的有創作才華的優秀學生，也無意特別訓練，而是製造一個集中的、共學的場域，讓學生彼此激勵，他鼓舞她們在自我摸索當中，有發掘異於日本畫壇的臺灣地方色彩的自信。而經過這過程，反而較能趨近「臺展」所提倡，追求臺灣特色的目標。

2018年2月2日，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舉辦「鄉原古統展」展覽海報。

不過對於前半生認真從事啟發教學的教育人生，鄉原古統並非完全沒有遺憾。有學者引述郭雪湖的話表示：「鄉原古統說，當了二十年的教員，固然這段日子是值得珍惜的，但論及藝術的成就，我卻十足是一個失敗者。既然身為一個畫家，就不應該再兼職去當教員，分心以後就沒法在自己崗位上堅持到底了。」



2015年，《日本經濟新聞》報導鄉原古統、石川欽一郎等人對臺灣美術的影響，刊載〈木靈〉一作（局部）。

回到日本之後，他以長野松本深志的地方畫家聞名。1951年及1954年都舉辦了個展。隨著逝世日久，一度被淡忘。直到最近二十餘年，才又以「對臺灣與日本文化交流的歷史記憶相關」的重要存在，被臺灣與日本的學術界及博物館界重新評價與重視。2018年2月2日，鹽尻市本洗馬歷史之里資料館，舉辦「鄉原古統展」。

成就與地位是相對的，後世的評論也會隨著立基點的變動而有所更迭，但重點是自己要過得心安理得，不見得如意快活，但對人有好的影響，有所傳承，為後人所感佩學習，那就有意義。透過近代化的教育體制，日本來臺的藝術家，有機緣在臺灣畫壇近代化的歷程中，以「寫生」新觀點，從自己目光之所見，刻劃身處時代的見聞；功力更加深厚的，還能表達自我的思考軌跡及心靈脈絡。對臺灣藝術發展有所啟迪的日籍教師們，例如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人，單單從他們的作品標題，如「福爾摩沙」、「麗島名華鑑」、「南國初夏」、「臺灣山海屏風」等等，也可以發現他們對於臺灣的觀察與領受，相對的，臺灣也就是他們生命歷程中，非常有意義、非常深刻的重要存在。